



红楼梦

曹雪芹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 / (清)曹雪芹著.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8.1

(书香门第)

ISBN 978-7-200-07065-1

I. 红… II. 曹…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90456号

全案策划



唐码书业 (北京)有限公司

WWW.TANGMARK.COM

责任编辑 马宝玲

装帧设计 刘 畅

排版制作 王江妹 安 爽

书香门第

红楼梦

HONGLOUMENG

曹雪芹 著

出版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 京 出 版 社

地址 /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编 / 100011

网址 / www.bph.com.cn

发行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经销 / 新华书店

印制 / 北京中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 2008年2月第1版

2008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 787×1092 1/16

印张 / 27

字数 / 1110千字

书号 / ISBN 978-7-200-07065-1/G·3528

定价 / 49.9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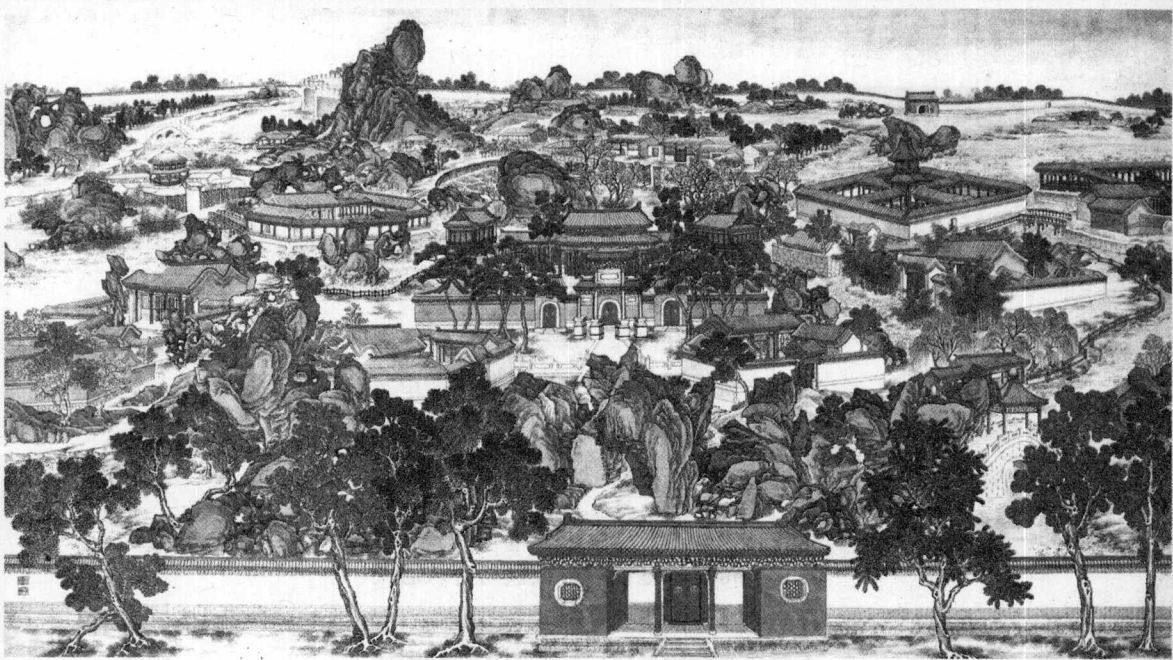
质量监督电话 / 010-58572393

红楼梦

曹雪芹 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出版社





前言

《红楼梦》又名《石头记》，是清代长篇小说，位列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作者曹霁，字梦阮，号雪芹，出生于官宦人家，后家道中落，流落到北京西郊黄叶村定居，并在那里“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下了这部不朽巨著。

《红楼梦》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恋爱婚姻悲剧为主线，描写了以贾家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兴衰过程，揭示了封建大家庭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塑造了一批贵族、平民以及奴隶出身的女子的鲜活形象，展示了极其广阔的生活空间，反映了封建社会必然走向没落和崩溃的历史趋势。作品歌颂了封建家庭的叛逆者和违背封建礼教的爱情，初步体现出追求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和人权平等的人文思想。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作者在写出封建大家族没落的同时，也流露出惋惜和感伤的情绪，使全书蒙上了一层虚无主义和宿命论的色彩。

从艺术成就上看，《红楼梦》通篇的叙述和描写就像生活本身那样丰富、深厚、逼真、自然。作者在此过程中经常运用对比手法，或拿一个人对两件事的不同态度来对比，或拿两个人对同一件事的态度来对比，以此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奥秘。此外，作者还善用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从虚实关系的处理上看，作者实写而不浅露，虚写而不晦暗，创造出一个含蓄深沉的艺术境界。后世普遍认为，《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它的博大精深在世界文学史上是罕见的，代表了我国通俗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

曹雪芹在世时，《红楼梦》已广为流传，封建朝廷屡禁不绝。后来流传的抄本又带有“脂砚斋”等人的批语，故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但这种“脂评本”仅有80回。据专家们考证，曹雪芹去世时，后80回也已写出，但由于某种原因未能传抄行世，后来终于迷失。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程伟元、高鹗排印《红楼梦》，题《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120回，后40回为高鹗续写，是为“程高本”。

本书是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程甲本为底本整理而成的，基本保留了底本的原貌。一些语言习惯和字词用法，部分参照了中华书局出版的由启功先生主持整理的新校本，在此对他们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目录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八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一一
第三回	托内兄如海荐西宾	接外孙贾母惜孤女	一四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一八
第五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二一
第六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二五
第七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二九
第八回	贾宝玉奇缘识金锁	薛宝钗巧合认通灵	三二
第九回	训劣子李贵承申饬	嗔顽童茗烟闹书房	三六
第十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三八
第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四一
第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四三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四六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四八
第十五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五一
第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五三
第十七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五七
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	六一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六四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六九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七一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七四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七八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八〇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灵玉蒙蔽遇双真	八四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八七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九一
第二十八回	蒋玉函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九四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	九九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椿龄画蔷痴及局外	一〇三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一〇六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一〇九
第三十三回	手足眈眈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	一一二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一一四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一一八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一二二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院夜拟菊花题	一二五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一三〇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一三三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一三六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一四一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音	一四四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一四七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一五一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一五四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一五八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一六一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一六五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一六八
第五十回	芦雪亭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一七一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一七七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毛裘	一八〇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一八四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一八八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一九二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贤宝钗小惠全大体	一九六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二〇〇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二〇五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叱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	二〇八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二一〇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二一四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茵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二一七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二二三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二二八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二三三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二三六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顰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二三九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二四三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二四七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二五〇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二五三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二五七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二六一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避嫌隙杜绝宁国府	二六四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二六九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二七三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二七七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婉媚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二八二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吼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二八七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二八九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人家塾	二九二
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玩心	病潇湘痴魂惊噩梦	二九五
第八十三回	省宫闱贾元妃染恙	闹闺闼薛宝钗吞声	二九九
第八十四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重结怨	三〇三
第八十五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三〇七
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	三一—
第八十七回	感秋深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	三一四
第八十八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三一七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顰卿绝粒	三二—
第九十回	失绵衣贫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	三二四
第九十一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三二七
第九十二回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	三二九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三三三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宝玉通灵知奇祸	三三六
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疯癫	三四〇
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三四三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三四六
第九十八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三五—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	三五三
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三五六
第一百一回	大观园月夜感幽魂	散花寺神签惊异兆	三五九
第一百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侵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三六三
第一百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三六五
第一百四回	醉金刚小鳊生大浪	痴公子余痛触前情	三六八
第一百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驸马使弹劾平安州	三七—
第一百六回	王熙凤致祸抱羞惭	贾太君祷天消祸患	三七四
第一百七回	散余资贾母明大义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三七七
第一百八回	强欢笑蘼芜庆生辰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三八〇
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	三八三
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王凤姐力诤失人心	三八七
第一百十一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	三九—
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姑遭大劫	死讎仇赵妾赴冥曹	三九四
第一百十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妪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三九八
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凤历幻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四〇—
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四〇三
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四〇七
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四一〇
第一百十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惊谜语妻妾谏痴人	四—四
第一百十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四—七
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四二二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日，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故当此蓬牖茅椽，绳床瓦灶，未足妨我襟怀；况对着晨风夕月，阶柳庭花，更觉润人笔墨。虽我不学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破一时之闷，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更于篇中间用“梦”“幻”等字，却是此书本旨，兼寓提醒阅者之意。”

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起？说来虽近荒唐，细玩深有趣味。却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大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那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自去自来，可大可小，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

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异，来到这青埂峰下，席地坐谈。见着这块鲜莹明洁的石头，且又缩成扇坠一般，甚属可爱，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体倒也是个灵物了，只是没有实在的好处，须得再镌上几个字，使人见了便知你是件奇物，然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那里去走一遭。”石头听了大喜，因问：“不知可镌何字？携到何方？望乞明示。”那僧笑道：“你且莫问，日后自然明白。”说毕，便袖了，同那道人飘然而去，竟不知投向何方。

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块大石，上面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是无才补天、幻形人世、被那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引登彼岸的一块顽石，上面叙着堕落之乡，投胎之处，以及家庭琐事，闺阁闲情，诗词谜语，倒还全备。只是朝代年纪，失落无考。后面又有一偈云：

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

空空道人看了一回，晓得这石头有些来历，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来，有些趣味，故镌写在此，意欲闻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我纵然抄去，也算不得一种奇书。”石头果然答道：“我师何必太痴！我想历来野史的朝代，无非假借‘汉’‘唐’的名色，莫如我这石头所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倒新鲜别致。况且那野史中，或诮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最易坏人子弟。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在作者不过要写出自己的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姓名，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小丑一般。更可厌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竟不如我半世亲见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观其事迹原委，亦可消愁破闷；至于几首歪诗，亦可以喷饭供酒。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只愿世人当那醉余睡醒之时，或避事消愁之际，把此一玩，不但洗了旧套，换新眼目，却也省了些寿命筋力，不比那谋虚逐妄。我师意为何如？”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半晌，将这《石头记》再检阅一遍，因见上面大旨不过谈情，亦只实录其事，绝无伤时淫秽之病，方从头至尾抄写回来，闻世传奇。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人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即此便是《石头记》的缘起。诗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石头记》缘起既明，正不知那石头上面记着何人何事，看官请听——

按那石上书云：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有个姑苏城，城中阊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

街内有个仁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狭窄，人皆呼作“葫芦庙”。庙旁住着一家乡宦，姓甄名费，字士隐，嫡妻封氏，性情贤淑，深明礼义。家中虽不甚富贵，然本地也推他为望族了。因这甄士隐禀性恬淡，不以功名念，每日只以观花种竹、酌酒吟诗为乐，倒是神仙一流人物。只是一件不足，年过半百，膝下无儿，只有一女，乳名英莲，年方三岁。

一日炎夏永昼，士隐于书房闲坐，手倦抛书，伏几盹睡，不觉朦胧中走至一处，不辨是何地方。忽见那厢来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谈，只听道人问道：“你携了此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这一干风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机会，就将此物夹带于中，使他去经历。”那道人道：“原来近日风流冤家又将造劫历世，但不知起于何处？落于何方？”那僧道：“此事说来好笑。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那时这个石头因娲皇未用，却也落得逍遥自在，各处去游玩，一日来到警幻仙子处，那仙子知他有些来历，因留他在赤霞宫居住，就名他为赤霞宫神瑛侍者。他却常在灵河岸上行走，看见这株仙草可爱，遂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甘露滋养，遂脱了草木之胎，得换人形，仅仅修成女体，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餐‘秘情果’，渴饮‘灌愁水’。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甚至五内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常说‘自己受了他雨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若下世为人，我也同去走一遭，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还得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都要下凡，造历幻缘，那绛珠仙草也在其中。今日这石复还原处，你我何不将他仍带到警幻仙子案前，给他挂了号，同这些情鬼下凡，一了此案。”那道人道：“果是好笑，从来不闻有‘还泪’之说。趁此你我何不也下世度脱几个，岂不是一场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宫中，将这‘蠢物’交割清楚，待这一干风流孽鬼下世，你我再去。——如今有一半落尘，然犹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随你去来。”

却说甄士隐俱听得明白，遂不禁上前施礼，笑问道：“二位仙师请了。”那僧道也忙答礼相问，士隐因说道：“适闻仙师所谈因果，实人世罕闻者。但弟子愚拙，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开痴顽，备细一闻，弟子洗耳谛听，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沦之苦。”二仙笑道：“此乃玄机，不可预泄者。到那时只不要忘了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隐听了，不便再问，因笑道：“玄机固不可泄，但适云‘蠢物’，不知为何？或可得见否？”那僧说：“若问此物，倒有一面之缘。”说着取出递与士隐。士隐接了看时，原来是块鲜明美玉，上面字迹分明，镌着“通灵宝玉”四字。后面还有几行小字，正欲细看时，那僧便说“已到幻境”，便强从手中夺了去，与道人竟过一大石牌坊，上面大书四字，乃是“太虚幻境”，两边又有一副对联道：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士隐意欲也跟了过去，方举步时，忽听一声霹雳，若山崩地陷，士隐大叫一声，定睛看时，只见烈日炎炎，芭蕉冉冉，梦中之事，便忘了一半。又见奶母抱了英莲走来。士隐见女儿越发生得粉装玉琢，乖觉可喜，便伸手接来，抱在怀中，逗他玩耍一回，又带至街前看那过会的热闹。方欲进来时，只见从那边来了一僧一道，那僧癞头跣足，那道跛足蓬头，疯疯癫癫，挥霍谈笑而至。及到了他门前，看见士隐抱着英莲，那僧便大哭起来，又向士隐道：“施主，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内作甚？”士隐听了，知是疯话，也不睬他。那僧还说：“舍我罢，舍我罢！”士隐不耐烦，便抱女儿转身欲进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内念了四句言词，道是：

惯养娇生笑你痴，菱花空对雪渐衰；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

士隐听得明白，心下犹豫，意欲问他来历时，只听道人说道：“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干营生去罢，三劫后我在北邙山等你，会齐了，同往太虚幻境销号。”那僧道：“最妙，最妙！”说毕，二人一去再不见踪影了。士隐心中此时自忖：这两个人必有来历，该问他一问，如今后悔却已晚了。

这士隐正痴想，忽见隔壁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姓贾名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的走了来。这贾雨村原系湖州人氏，也是诗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乡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自前岁来此，又淹塞住了，暂寄庙中安身，每日卖文作字为生，故士隐常与他交接。当下雨村见了士隐，忙施礼赔笑道：“老先生倚门仁望，敢街市上有甚新闻么？”士隐笑道：“非也，适因小女啼哭，引他出来作耍。正是无聊的很，贾兄来得正好，请人小斋，彼此俱可消此永昼。”说着，便令人送女儿进去，自携了雨村，来至书房中，小童献茶。方谈得三五句话，忽家人飞报：“严老爷来拜。”士隐慌的忙起身谢罪道：“恕诘驾之罪，略坐，弟即来奉陪。”雨村起身亦让道：“老先生请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说着士隐已出前厅去了。

这里雨村且翻弄诗籍解闷，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声，雨村遂起身往外一看，原来是一个丫鬟在那里掐花，生得仪容不俗，眉目清秀，虽无十分姿色，却也有动人之处，雨村不觉看得呆了。那甄家丫鬟掐了花，方欲走时，猛抬头见窗内有人，敝巾旧服，虽是贫窘，然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方腮。这丫鬟忙转身回避，心下自想：“这人生的这样雄壮，却又这样猥褻，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说的什么贾雨村了，每有意帮助周济他，只是没甚机会。我家并无这样贫窘亲友，想一定就是此人了，怪道又说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不免又回头一两次。雨村见他回了头，便以为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便狂喜不禁，自谓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豪，风尘中之知己。一时小童进来，雨村打听得前面留饭，不可久待，遂从夹道中自便门

出去了。士隐待客既散，知雨村已去，便也不去再邀。

一日到了中秋佳节，士隐家宴已毕，又另具一席于书房，自己步月至庙中来邀雨村。原来雨村自那日见了甄家之婢曾回顾他两次，自谓是个知己，便时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对月有怀，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愿，频添一段愁；闷来时敛额，行去几回头。自顾风前影，谁堪月下俦？蟾光如有意，先上玉人楼。

雨村吟罢，因又思及平生抱负，苦未逢时，乃又搔首对天长叹，复高吟一联云：

玉在椀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

恰值士隐走来听见，笑道：“雨村兄真抱负不凡也！”雨村忙笑道：“不敢，不过偶吟前人之句，何期过誉如此。”因问：“老先生何兴至此？”士隐笑道：“今夜中秋，俗谓‘团圆之节’，想尊兄旅寄僧房，不无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斋一饮，不知可纳芹意否？”雨村听了，并不推辞，便笑道：“既蒙谬爱，何敢拂此盛情。”说着，便同了士隐复过这边书院中来。

须臾茶毕，早已设下杯盘，那美酒佳肴，自不必说。二人归坐，先是款斟慢饮，渐次谈至兴浓，不觉飞觥献斝起来。当时街坊上家家箫管，户户笙歌，当头一轮明月，飞彩凝辉，二人愈添豪兴，酒到杯干。雨村此时已有七八分酒意，狂兴不禁，乃对月寓怀，口占一绝云：

时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清光护玉栏；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

士隐听了大叫：“妙极！弟每谓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飞腾之兆已见，不日可接履于云霄之上。可贺，可贺！”乃亲斟一斗为贺。雨村饮干，忽叹道：“非晚生酒后狂言，若论时尚之学，晚生也或可去充数挂名，只是如今行囊路费，一概无措，神京路远，非赖卖字撰文即能到得。”士隐不待说完，便道：“兄何不早言，弟已久有此意，但每遇兄时，并未谈及，故未敢唐突。今既如此，弟虽不才，义利二字，却还识得。且喜明岁正当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闱一捷，方不负兄之所学。其盘费余事，弟自代为处置，亦不枉兄之谬识矣。”当下即命小童进去速封五十两白银并两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黄道之期，兄可即买舟西上，待雄飞高举，明冬再晤，岂非大快之事。”雨村收了银衣，不过略谢一语，并不介意，仍是吃酒谈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

士隐送雨村去后，回房一觉，直至红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写荐书两封与雨村带至都中去，使雨村投谒个仕宦之家为寄身之地，因使人过去请时，那家人回来说：“和尚说：‘贾爷今日五鼓已进京去了，也曾留下话与和尚转达老爷，说：‘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总以事理为要，不及面辞了。’”士隐听了，也只得罢了。

真是闲处光阴易过，倏忽又是元宵佳节。士隐令家人霍启抱了英莲去看社火花灯，半夜中，霍启因要小解，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来抱时，哪有英莲的踪影？急得霍启直寻了半夜，至天明不见，那霍启也不敢回来见主人，便逃往他乡去了。

那士隐夫妇见女儿一夜不归，便知有些不好，再使几人去找寻，回来皆云影响全无。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去，何等烦恼，因此昼夜啼哭，几乎不顾性命。看看一月，士隐已先得病，夫人封氏也因思女构疾，日日请医问卦。

不想这日三月十五，葫芦庙中炸供，那和尚不小心，油锅火逸，便烧着窗纸，此方人家俱用竹篱木壁，也是劫数应当如此，于是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彼时虽有军民来救，那火已成了势了，如何救得下，直烧了一夜方息，也不知烧了多少人家。只可怜甄家在隔壁，早成了一堆瓦砾场了，只有他夫妇并几个家人的性命不曾伤了，急得士隐惟跌足长叹而已。与妻子商议且到田庄上去住，偏值近年水旱不收，贼盗蜂起，官兵剿捕，田庄上又难以安身，只得将田地都折变了，携了妻子与两个丫鬟，投他岳丈家去。

他岳丈名唤封肃，本贯大如州人氏，虽是务农，家中却还殷实，今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心中便有些不乐，幸而士隐还有折变田产的银子在身边，拿出来托他随便置买些房地，以为后日衣食之计；那封肃便半用半赚的，略与他些薄田破屋。士隐乃读书之人，不惯生理稼穡等事，勉强支持了一二年，越发穷了。封肃见面时，便说些现成话，且人前人后，又怨他不善过活，一味好吃懒做。士隐知投人不著，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惊唬，急忿怨痛已伤，暮年之人，贫病交攻，竟渐渐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可巧这日拄了拐杖挣扎到街前散散心时，忽见那边来了一个跛足道人，疯狂落拓，麻鞋鹑衣，口内念着几句言词道：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

士隐听了，便迎上来道：“你满口说些什么？只听见些‘好了’‘好了’。”那道人笑道：“你若果听见‘好了’二字，还算你明白。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我这歌儿便名《好了歌》。”士隐本是有夙慧的，一闻此言，心中早已彻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将你这《好了歌》注解出来何如？”道人笑道：“你就请解。”士隐乃说道：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那疯跛道人听了，拍掌大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土隐便说一声“走罢”，将道人肩上的搭裪抢了过来背上，竟不回家，同了疯道人飘飘而去。

当下轰动街坊，众人当作一件新闻传说。封氏闻知此信，哭个死去活来，只得与父亲商议，遣人各处访寻。哪讨音信？无奈何，只得依靠着他父母度日；幸而身边还有两个旧日的丫鬟服侍，主仆三人，日夜作些针线，帮着父亲用度。那封肃虽然每日抱怨，也无可奈何了。

这日那甄家的大丫鬟在门前买线，忽听得街上喝道之声，众人都说：“新太爷到任了。”丫鬟隐在门内看时，只见军牢快手，一对一对过去，俄而大轿内抬着一个乌帽猩袍的官府过去。丫鬟倒发个怔，自思：“这官好面善，倒像在哪里见过的。”于是进入房中，也就丢过，不在心上。至晚间正待歇息之时，忽听一片声打的门响，许多人乱嚷，说：“本县太爷的差人来传人问话。”封肃听了，唬得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祸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却说封肃听见公差传唤，忙出来赔笑启问，那些人只嚷：“快请出甄爷来！”封肃忙赔笑道：“小人姓封，并不姓甄；只有当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问他？”那些公人道：“我们也不知什么‘真’‘假’，既是你的女婿，便带了你去面禀太爷便了。”大家把封肃推拥而去，封家各各惊慌，不知何事。

至二更时分，封肃方回来，众人忙问端的。“原来新任太爷姓贾名化，本湖州人氏，曾与女婿旧交，因在我家门首看见娇杏丫头买线，只说女婿移住此间，所以来传。我将缘故回明，那太爷感伤叹息了一回，又问外孙女儿，我说看灯丢了。太爷说：‘不妨，待我差人去，务必找寻回来。’说了一回话，临走又送我二两银子。”甄家娘子听了，不觉感伤。一夜无话。

次日早有雨村遣人送了两封银子、四匹锦缎，答谢甄家娘子；又一封密书与封肃，托他向甄家娘子要那娇杏作二房。封肃喜得眉开眼笑，巴不得去奉承太爷，便在女儿前一力撺掇，当夜用一乘小轿便把娇杏送进衙内去了。雨村欢喜，自不必言，又封百金赠与封肃，又送甄家娘子许多礼物，令其且自过活，以待访寻女儿下落。

却说娇杏那丫鬟，便是当年回顾雨村的，因偶然一看，便弄出这段奇缘，也是意想不到之事。谁知他命运两济，不承望自到雨村身边，只一年，便生一子；又半载，雨村嫡配忽染疾下世，雨村便将他扶作正室夫人，正是：

偶因一回顾，便为人上人。

原来雨村因那年士隐赠银之后，他于十六日便起身赴京，大比之期，十分得意，中了进士，选入外班，今已升了本县太爷。虽才干优长，未免贪酷；且恃才侮上，那些官员皆侧目而视，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参了一本，说他性情狡猾，擅改礼仪，外沽清正之名，暗结虎狼之势，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等语，龙颜大怒，即批革职。部文一到，本府各官无不喜悦。那雨村虽十分怨恨，面上全无一点怨色，仍是嘻笑自若，交代过公事，将历年所积宦囊，并家属人等，送至原籍安顿妥当，却自己担风袖月，游览天下胜迹。那日偶又游至维扬地方，闻得今年盐政点的是林如海。

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升兰台寺大夫，本贯姑苏人氏，今钦点为巡盐御史，到任未久。原来这林如海之祖，曾袭过列侯，今到如海，业经五世，起初只袭三世，因当今隆恩盛德，额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袭了一代；至如海，便从科第出身，虽系世禄之家，却是书香之族。只可惜这林家支庶不盛，人丁有限，虽有几门，却与如海俱是堂族，没甚亲支嫡派的。今如海年已五十，只有一个三岁之子，又于去岁亡了，虽有几房姬妾，奈命中无子，亦无可如何之事。只嫡

妻贾氏生得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岁，夫妻爱之如掌上明珠，见他生得聪明俊秀，也欲使他识几个字，不过假充养子之意，聊解膝下荒凉之叹。

且说雨村在旅店偶感风寒，愈后又因盘费不继，正欲得一居停之所，以为息肩之地，偶遇两个旧友，认得新盐政，知他正要请一西席教训女儿，遂将雨村荐进衙门去。这女学生年纪幼小，身体又弱，工课不限多寡，其余不过两个伴读丫鬟，故雨村十分省力，正好养病。

看看又是一载有余，不料女学生之母贾氏夫人一病而亡。女学生奉侍汤药，守丧尽礼，过于哀痛，素本怯弱，因此旧症复发，有些时不曾上学。雨村闲居无聊，每当风日晴和，饭后便出来闲步。这一日偶至郊外，意欲赏鉴那村野风光，信步至一山环水漱、茂林修竹之处，隐隐有座庙宇，门巷倾颓，墙垣朽败，有额题曰“智通寺”，门旁又有一副旧破的对联云：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雨村看了，因想道：“这两句文虽甚浅，其意则深。也曾游过些名山大刹，倒不曾见过这话头，其中想必有个翻过筋斗来的，也未可知，何不进去一访。”走入看时，只有一个龙钟老僧在那里煮粥，雨村见了，却不在意，及至问他两句话，那老僧既聋且昏，又齿落舌钝，所答非所问。

雨村不耐烦，仍退出来，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饮三杯，以助野趣，于是款步行来。刚入肆门，只见座上吃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来，口内说：“奇遇，奇遇！”雨村忙看时，此人是都中古董行中贸易姓冷号子兴的，旧日在都相识。雨村最赞这冷子兴是个有作为大本领的人，这子兴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最相投契。雨村忙亦笑问：“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真奇缘也。”子兴道：“去年岁底到家，今因还要入都，从此顺路找个敝友说一句话，承他之情，留我多住两日，我也无甚紧事，且盘桓两日，待月半时，也就起身了。今日敝友有事，我因闲走至此，不期这样巧遇。”一面说，一面让雨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肴来，二人闲谈慢饮，叙些别后之事。

雨村因问：“近日都中可有新闻没有？”子兴道：“倒没有什么新闻，倒是老先生的贵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异事。”雨村笑道：“弟族中无人在都，何谈及此？”子兴笑道：“你们同姓，岂非一族？”雨村问是谁家？子兴笑道：“荣国贾府中，可也不玷辱了老先生的门楣。”雨村道：“原来是他家。若论起来，寒族入丁却不少，自东汉贾复以来，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谁能逐细考查。若论荣国一支，却是同谱。但他那等荣耀，我们不便去认他，故越发生疏了。”子兴叹道：“老先生休如此说。如今的这荣宁两府也都萧索了，不比先时的光景。”雨村道：“当日宁荣两宅，人口也极多，如何便萧索了？”子兴道：“正是，说来也话长。”雨村道：“去岁我到金陵，因欲游览六朝遗迹，那日进了石头城，从他老宅门前经过，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二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大门外虽冷落无人，隔着围墙一望，里面厅殿楼阁，也还都峥嵘轩峻；就是后边一带花园里，树木山石，也都还有苍蔚洒润之气，哪里像个衰败之家？”子兴笑道：“亏你是进士出身，原来不通。古人有言：‘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虽说不似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人家，到底气象不同。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也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雨村听说，也道：“这样诗礼之家，岂有不善教育之理？别门不知，只说这宁荣两宅，是最教子有方的。”

子兴叹道：“正说得是这两门呢。等我告诉你：当日宁国公是一母同胞弟兄两个。宁公居长，生了四个儿子；宁国公死后，长子贾代化袭了官，也养了两个儿子，长名数，八九岁上死了，只剩了一个次子贾敬，袭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余者一概

不在他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唤贾珍，因他父亲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倒让他袭了。他父亲又不肯回原籍来，只在都中城外和那些道士们胡混。这位珍爷也倒生了一个儿子，今年才十六岁，名叫贾蓉。如今敬大爷是一概不管，这珍爷哪里肯读书，只一味高乐不了，把那宁国府竟翻了过来，也没有敢来管他的人。再说荣府你听，方才所说异事就出在这里。自荣公死后，长子贾代善袭了官，娶的是金陵世家史侯的小姐为妻，生了两个儿子，长名贾赦，次名贾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长子贾赦袭了官，为人平静中和，也不管理家。次子贾政，自幼酷

喜读书，为人端方正直，祖父钟爱，原要他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临

终时遗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时令长子袭官外，问还有几子，立刻引见，遂又额外赐了这政老爷一个主事之衔，令其入部习学，如今现已升了员外郎。这政老爷的夫人王氏，头胎生的公子名唤贾珠，十四岁进学，不到二十岁就娶了妻，生了子，一病就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



一，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说来更奇，一落胞胎，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还有许多字迹，你道是新闻异事不是？”

雨村笑道：“果然奇异。只怕这人的来历不小。”子兴冷笑道：“万人皆如此说，因而乃祖母爱如珍宝。那周岁时，政老爷便要试他将来的志向，便将那世上所有之物，摆了他无数与他抓取，谁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玩弄；那政老爷便不喜欢，说将来是酒色之徒耳，因此便不甚爱惜。独那太君还是命根子一般。说来又奇，如今长了七八岁，虽然淘气异常，但聪明乖觉，百个不及他一个，说起孩子话来也奇怪，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你道好笑不好笑？将来色鬼无疑了。”雨村罕然厉色忙止道：“非也。可惜你们不知道这人来历，大约政老前辈也错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读书识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参玄之力者，不能知也。”

子兴见他说得这样重大，忙请教其故。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朱、张，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今当祚永运隆之日，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余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泠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邪之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下，遂凝结成塞于深沟大壑之中，偶因风荡，或被云摧，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逸出者，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致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为仁人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千万人中，其聪慧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偶生于薄祚寒门，亦断不至为走卒健仆，甘遭庸夫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娼。如前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

子兴道：“依你说，‘成则公侯败则贼’了？”雨村道：“正是这意。你还不知，我自革职以来，这两年遍游各省，也曾遇见两个异样孩子，所以方才你说这宝玉，我就猜着了八九也是这一派人物。不用远说，只这金陵城内，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甄家，你可知道？”子兴道：“谁人不知！这甄府就是贾府老亲，他们两家来往极亲热的。至在下也和他家往来非止一日了。”

雨村笑道：“去岁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荐我到甄府处馆，我进去看其光景，谁知他家那等荣贵，却是个‘富而好礼’之家，倒是个难得之馆。但是这个学生虽是启蒙，却比一个举业的还劳神。说起来还可笑，他说：‘必得两个女儿伴着，我方能认得字，心上也明白；不然，我心里自己糊涂。’又常对着跟他的厮们说：‘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瑞兽珍禽、奇花异草更觉稀罕尊贵呢！你们这种浊口臭舌，万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要紧，要紧。但凡要说的时节，必用净水香茶漱了口方可；设若失错，便要凿牙穿眼的。’其暴虐顽劣，种种异常。只放了学进去，见了那些女儿们，其温厚和平，聪敏文雅，竟变了一个样子。因此他令尊也曾下死笞楚过几次，竟不能改，每打的吃疼不过时，他便‘姐姐’‘妹妹’的乱叫起来。后来听得里面女儿们拿他取笑：‘因何打急了只管叫姐妹作什么？莫不叫姐妹们去讨情讨饶？你岂不愧些！’他回答的最妙，他说：‘急痛之时，只叫“姐姐”“妹妹”字样，或可解疼，也未可知，因叫了一声，果觉疼得好些，遂得了秘法，每疼痛之极，便连叫姐妹起来了。’你说可笑不可笑？为他祖母溺爱不明，每因孙辱师责子，我所以辞了馆出来的。这等子弟，必不能守祖父基业、从师友规劝的。只可惜他家几个好姊妹都是少有的。”

子兴道：“便是贾府中现在三个也不错。政老爷之长女名元春，因贤孝才德，选入宫作女史去了。二小姐乃是赦老爷嫡亲所出，名迎春；三小姐政老爷庶出，名探春；四小姐乃宁府珍爷之胞妹，名惜春。因史老夫人极爱孙女，都跟在祖母这边，一处读书，听得个个不错。”雨村道：“更妙在甄家风俗，女儿之名，亦皆从男子之名命取，不似别家，另外用这些‘春’‘红’‘香’‘玉’等艳字，何得贾府亦落此俗套？”子兴道：“不然。只因现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所生，故名‘元春’，余者方从了‘春’字；上一排的却也是从弟兄而来的。现有对证：目今你贵家林公之夫人，即荣府中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时名唤贾敏，不信时你回去细访可知。”雨村拍手笑道：“是极！我这女学生名叫黛玉，他读书凡‘敏’字他皆念作‘密’字，写字遇着‘敏’字亦减一二笔，我心中每每疑惑，今听你说，是为无疑矣。怪道我这女学生言语举止另是一样，不与凡女子相同，度其母不凡，故生此女，今知为荣府之外孙，又不足罕矣。可惜上月其母竟亡故了。”子兴叹道：“老姊妹三个，这是极小的，又没了。长一辈的姊妹，一个也没了。只看这一辈的将来的东床何如呢。”

雨村道：“正是。方才说政公已有了一个衔玉之子，又有长子所遗弱孙，这赦老竟无一个不成？”子兴道：“政公既有玉儿之后，其妾又生了一个，倒不知其好歹。只眼前现有二子一孙，却不知将来何如。若问那赦公，也有二子，次名贾琏，今已二十来往了，亲上做亲，娶的是政老爷夫人王氏之内侄女，今已娶了二年。这位琏爷身上，现捐的是个同知，也是不喜读书的；于世路上好机变，言谈去得，所以目今现在乃叔政老爷家住，帮着料理家务。谁知自娶了令夫人之后，倒上下无一人不称

颂他夫人的，琏爷倒退了一舍之地。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极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一个男人万不及一的。”

雨村听了笑道：“可知我言不谬。你我方才所说的这几个人，只怕都是那正邪两赋而来，一路之人，未可知也！”子兴道：“‘正’也罢，‘邪’也罢，只顾算别人家的账，你也喝一杯酒才好。”雨村道：“只顾说话，就多吃了几杯。”子兴笑道：“说着别人家的闲话，正好下酒，即多吃几杯何妨。”雨村向窗外看道：“天也晚了，仔细关了城，我们慢慢进城再谈，未为不可。”于是二人起身，算还酒钱。方欲走时，忽听得后面有人叫道：“雨村兄恭喜了！特来报个喜信的。”雨村忙回头看时，要知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托内兄如海荐西宾 接外孙贾母惜孤女



却说雨村忙回头看时，不是别人，乃是当日同僚一案参革的张如圭。他系此地人，革后家居，今打听得都中奏准起复旧员之信，他便四下里寻情找门路，忽遇见雨村，故忙道喜。二人见了礼，张如圭便将此信告知雨村，雨村欢喜，忙忙叙了两句，各自别去回家。冷子兴听得此言，便忙献计，令雨村央求林如海，转向都中去央烦贾政。

雨村领其意而别。回至馆中，忙寻邸报看真确了。次日，面谋之如海。如海道：“天缘凑巧，因贱荆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无人依傍，前已遣了男女船只来接，因小女未曾大痊，故尚未行，此刻正思送女进京。因向蒙教训之恩，未经酬报，遇此机会，岂有不尽心图报之理。弟已预筹之，修下荐书一封，托内兄务为周全，方可稍尽弟之鄙诚；即有所费，弟于内兄信中注明，不劳吾兄多虑。”雨村一面打恭，谢不释口，一面又问：“不知令亲大人现居何职？只怕晚生草率，不敢进谒。”如海笑道：“若论舍亲，与尊兄犹系一家，乃荣公之孙：大内兄现袭一等将军之职，名赦，字恩侯；二内兄名政，字存周，现任工部员外郎，其为人谦恭厚道，大有祖父遗风，非膏粱轻薄之流，故弟致书烦托。否则不但有污尊兄清操，即弟亦不屑为矣。”雨村听了，心下方信了昨日子兴之言，于是又谢了林如海。如海又说：“择了出月初二日小女人都，吾兄即同路而往，岂不两便？”雨村唯唯听命，心中十分得意。如海遂打点礼物并饯行之事，雨村——领了。

那女学生原不忍弃父而去，无奈他外祖母必欲其往，且兼如海说：“汝父年已半百，再无续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极小，上无亲母教养，下无姊妹扶持，今去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正好减我内顾之忧，如何不去？”黛玉听了，方洒泪拜别，随了奶娘及荣府中几个老妇登舟而去。雨村另有一只船，带两个小童，依附黛玉而行。

一日到了京都，雨村先整了衣冠，带着小童，拿了“宗侄”的名帖，至荣府门上投了。彼时贾政已看了妹丈之书，急忙请入相会，见雨村相貌魁伟，言谈不俗，且这贾政最喜的是读书人，礼贤下士，拯溺救危，大有祖风；况又系妹丈致意，因此优待雨村，更又不同，便极力帮助，题奏之日，谋了一个复职，不上两月，便选了金陵应天府，辞了贾政，择日到任去了，不在话下。

且说黛玉自那日弃舟登岸时，便有荣府打发轿子并拉行李车辆伺候。这黛玉尝听得母亲说，他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他近日所见的这几个三等的仆妇，穿食用度，已是不凡，何况今至其家，多要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要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恐被人耻笑了去。自上了轿，进了城，从纱窗中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华，人烟之阜盛，自与别处不同。又行了半日，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正门不开，只东西两角门有人出入；正门之上有一匾，匾上大书“敕造宁国府”五个大字。黛玉想道：“这是外祖的长房了。”又往西不远，照样也是三间大门，方是“荣国府”，却不进正门，只由西角门而进。轿子抬着走了一箭之远，将转弯时，便歇了轿，后面的婆子也都下来了，另换了四个衣帽周全的十七八岁的小厮上来抬着轿子，众婆子步下跟随，至一垂花门前落下，众小厮又退了去，众婆子上前打起轿帘，扶黛玉下了轿。

林黛玉扶着婆子手进了垂花门，两边是超手游廊，正中是穿堂，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屏风。转过屏风，小小三间厅房，厅后便是正房大院。正面五间上房，皆是雕梁画栋，两边穿山游廊厢房，挂着各色鹦鹉画眉等雀鸟。台阶上坐着几个穿红着绿的丫头，一见他们来了，都笑迎上来，说道：“刚才老太太还念呢，可巧就来了。”于是三四人争着打帘子，一面听得

人说：“林姑娘来了！”

黛玉方进房，只见两个人扶着一位鬓发如银的老母迎上来，黛玉知是外祖母了，正欲下拜，早被外祖母抱住，搂入怀中，“心肝儿肉”叫着大哭起来。当下侍立之人，无不落泪，黛玉也哭个不休。众人慢慢解劝住了，黛玉方拜见了外祖母。当下贾母方一指与黛玉：“这是你大舅母，这是二舅母。这是你先前珠大哥的媳妇珠大嫂。”黛玉一一拜见了。贾母又叫：“请姑娘们来。今日远客初来，可以不必上学去。”众人答应了一声，便去了两个。

不一时，只见三个奶妈并五六个丫鬟拥着三位姑娘来了：第一个肌肤微丰，身材合中，腮凝新荔，鼻腻鹅脂，温柔沉默，观之可亲；第二个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儿，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彩精华，见之忘俗；第三个身量未足，形容尚小。其钗环裙袄，三人皆是一样的妆束。黛玉忙起身迎上来见礼，互相厮认；归了座位，丫鬟送上茶来。不过叙些黛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请医服药，如何送死发丧。不免贾母又伤感起来，因说：“我这些女孩儿，所疼者独有你母，今一旦先我而逝，不得见一面，教我怎不伤心！”说着携了黛玉的手又哭起来，家人忙相劝慰，方略略止住。

众人见黛玉年貌虽小，其举止言谈不俗，身体面庞虽弱不胜衣，却有一段风流态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因问：“常服何药？如何不治好了？”黛玉道：“我自来如此，从会吃饭时便吃药，到如今了，经过多少名医，总未见效。那一年我才三岁，记得来了一个癞头和尚，说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固是不从。他又说：‘既舍不得他，但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若要好时，除非从此以后总不许见哭声，除父母之外，凡有外亲，一概不见，方可平安了此一生。’这和尚疯疯癫癫说了这些不经之谈，也没人理他。如今还是吃人参养荣丸。”贾母道：“这正好，我这里正配丸药呢，叫他们多配一料就是了。”

一语未休，只听后院中有笑语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黛玉思忖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如此，这来者是谁，这样放诞无礼？”心下想时，只见一群媳妇丫鬟拥着一个丽人，从后房进来。这个人打扮与姑娘们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云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掉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

黛玉连忙起身接见，贾母笑道：“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辣货，南京所谓‘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黛玉正不知以何称呼，众姊妹都忙告诉黛玉道：“这是琏嫂子。”黛玉虽不曾识面，听见他母亲说过，大舅贾赦之子贾琏，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内侄女；自幼假充男儿教养的，学名叫做王熙凤。黛玉忙赔笑见礼，以“嫂”呼之。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量了一回，便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人物，我今日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刻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说着便用帕拭泪，贾母笑道：“我才好了，你倒来招我。你妹妹远路才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休再题前话。”这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道：“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忘记了老祖宗，该打，该打！”又忙携着黛玉之手问：“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现吃什么药？在这里不要想家，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们不好，也只管告诉我。”一面又问婆子们：“林姑娘的行李东西可搬进来了？带了几个人来？你们赶早打扫两间下房让他们去歇歇。”

说话时，已摆了茶果上来，熙凤亲为捧茶捧果。又见二舅母问他：“月钱放完了不曾？”熙凤道：“月钱也放完了。刚才带了人到后楼上找缎子，找了半日，也没见昨日太太说的那样，想是太太记错了。”王夫人道：“有没有，什么要紧。”因又说道：“该随手拿出两个来给你这妹妹裁衣裳的，等晚上想着再叫人去拿罢。”熙凤道：“倒是我先料着了，知道妹妹这两日到的，我已预备下了；等太太回去过了目，好送来。”王夫人一笑，点头不语。

当下茶果已撤，贾母命两个老嬷嬷带了黛玉去见两个舅舅去。维时贾赦之妻邢氏忙起身笑回道：“我带了外甥女过去，到底便宜些。”贾母笑道：“正是呢，你也去罢，不必过来了。”那邢夫人答应了，遂带了黛玉和王夫人作辞，大家送至穿堂。垂花门前早有众小厮拉过一辆翠幄清油车来，邢夫人携了黛玉坐上，众婆娘们放下车帘，方命小厮们抬起，拉至宽处，方驾上驯骡，亦出了西角门往东，过荣府正门，入一黑油漆大门内，至仪门前，方下车来。邢夫人挽了黛玉的手进入院中，黛玉度其处必是荣府中之花园隔断过来的。进入三层仪门，果见正房、厢庑、游廊，悉皆小巧别致，不似那边的轩峻壮丽；且院中随处之树木山石皆好。及进入正室，早有许多盛妆丽服之姬妾丫鬟迎着。邢夫人让黛玉坐了，一面令人到外书房中请贾赦。一时来回说：“老爷说了：‘连日身上不好，见了姑娘彼此伤心，暂且不忍相见。劝姑娘不要伤怀想家，跟着老太太和舅母，是同家里一样。姐妹们虽拙，大家一处伴着，亦可以解些烦闷。或有委屈之处，只管说得，不要外道才是。’”黛玉忙站起身来——听了。再坐一刻，便告辞，邢夫人苦留吃过饭去，黛玉笑回道：“舅母爱惜赐饭，原不应辞，只是还要过去拜见二舅舅，恐迟去不恭，异日再领，望舅母容谅。”邢夫人道：“这也罢了。”遂命两个嬷嬷用方才坐来的车子送过去。于是黛玉告辞。邢夫人送至仪门前，又嘱咐了众人几句，眼看着车去了方回来。

一时黛玉进入荣府，下了车，众嬷嬷引着便往东转弯，走过一座东西的穿堂，向南大厅之后，仪门内大院落，上面五间大